

之味的，太之味的

张生

在这个AI无孔不入的时代，经常有人抱怨想到的文章“AI味”太浓，意思是这篇文章可能经过了AI的加持，有点套路化了。但我们也许没意识到，这“AI味”有时就是“人味”，甚至是更浓、更高级的“人味”。因为AI所生成的文章也好，设计的方案、对问题的回答也好，都是以人类已有的创作为基础“生成”的。只不过这种让人感到陌生的“AI人味”，被我们有意无意地与一般意义上的“人味”区分开了而已。

我们总以为AI应该有着异于“人的智能”的特质，所以天生就该“与众不同”。但AI所做的工作，本质上只是把前人所做的工作重新处理一下，再送回到我们面前罢了，或者简单点说，就是用“算力”取代了“人力”而已。AI给出的文本总让人似曾相识，因为那些“新文本”的“新”，更多表现在其文本的形式，即组合方式的“新”，而非文本原料的“新”。就像中国的龙是由蛇身、鹿角、鹰爪等构成的，希腊的格里芬是由鹰和狮子构成的，这“一鳞半爪”总是给人一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但文本形式的“新”，见多了也会失去新鲜感，这和人们见多了龙与格里芬也会“见怪不怪”一样，这就难免会产生人们所说的“AI味”了。

不过，话说回来，生活中有时人比AI还要“AI味”。比如最近经常常出现在景点或者某个地方的“我在xxx很想你”或者“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xxx”的标语牌，还有悼念逝者时总有人讲“天堂里缺个xxx”“上帝想xxx了”之类，其实也有着很强烈的AI味，大家只是很少把这些说法和AI联系在一起，最多说一句“烂大街”了事。

之所以如此，是因为我们对人自身“AI味”的一面思之甚少，进而不知不觉夸大了AI与人的差异。这就像尼采在《人性的，太人性的》里所作的一种批评。很多人以为那些高级的形而上学，还有宗教啊，艺术啊，等等，似乎都来自“神性”的力量，但尼采却很深刻地指出，这些人们珍视的东西其实不仅不是来自于虚无有的“神性”，反而都来自人性，来自人的各种假设、各种激情、各种自我安慰与自我欺骗，甚或谬误。用他的话说，世界之所以丰富多彩，是因为我们就是拿着画笔给世界“着色”的人。现在被不少人“神化”的AI也是如此，好像AI可以脱离“人”而存在，其实AI的各种功能同样也是“人性的，太人性的”，其所提供答案的因果关系、逻辑架构、语句表达，也是来自人的设定。甚至，因为AI是对各种人味的“提纯”和“浓缩”，就像糖精或者香精有着比原物更强烈的“味道”一样，所以从某些意义上讲，它比人更有“人味”。

实际上，人的“机器”一面也早有人谈论。18世纪法国思想家拉·梅特里干脆就写了本名为《人是机器》的书，认为人就是个精密的、自己上发条的钟表。当时的钟表还是机械表，如果是现在，它可能就要说人是个智能手表，只要充个电就可以自我运行了。实际上是，许多人写的文章、做出的回答也和AI没什么区别。我作为一个老师，可能这种体验更多一点，也更深一点。比如考试的时候，学生的答题就大同小异，有时看起来也和AI无异。这个期末考试，我叫学生举例说明批评家、作家和读者的文学批评有什么不同，没想到他们大都是以《红楼梦》为例来讨论这个问题。我看看着就产生了一种AI感，转念一想才意识到这也算是一种“人味”，原因就是我在课堂上曾经讲过王国维、蔡元培、胡适、鲁迅还有李辰雪等人对《红楼梦》的不同批评，他们也就把我的讲解当成标准答案写在了考卷上。而我也因此有幸又“当”了一次AI。说“又”是因为老师这个工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主要就是“教书”，就是输出知识和答疑解难，这便和AI很是相似，甚至真正“上知天文下知地理”的AI会比我们这些人肉AI做得更好。至于老师的“育人”工作，我认为各行各业其实都有“育人”的因素，甚至比“教书”的老师更能育人，相信这点那些已经从学校走向社会的学生都会赞同，因为社会往往比学校更能教人“做人”。

当然，就像人会出现幻觉一样，AI也会出现“幻觉”，但平心静气地想想，人的幻觉可是一点不比它少。在此，我也很想知道，人的幻觉可是一点不比它少。学生们写的文章水平参差不齐，读起来味如嚼蜡，远不如AI的文字观点清晰、文从字顺，让人心旷神怡。因此，或许我们应该对“AI味”有些新的认知？



迎着雪花，采药人从雄当出发了。他们要采集野生天麻、野生贝母、野生黄连、野生虫草……采药的地方，多出山洪，山洪挟裹着山石，滚落到独龙江。它们将变成什么，没人去追问；它们会变作什么，也无人能明了。

四

一条江，既然有它的“重”，也必然会有“轻”。重，属于时空；轻，关乎灵魂。

第三次来到独龙江时，对此更深有感触，因为我见到了一位独龙族的“文面女”。

她脸上分布着奇诡的暗青色条纹，如隐秘流淌的独龙江。老人家在火塘边，用陌生而悠长的独龙语，哼唱起的古老歌谣，瞬间就让我的心，也跟随旋律流动起来。

忽然意识到，文面，不就是独龙江寄寓于人类的灵魂吗？于是，脑海中便有了一场遥远的对话。

“你从哪里来？”文面问道。

“传说伯舒拉岭居住着我的祖先。”独龙江回答。

“你又要到哪里去？”文面追问。

“据说印度洋里有我尚待命名的子嗣。”独龙江继续答。

当然，对于独龙江的“重”和“轻”，江石似乎更有发言权。据说，独龙江里的石头是会变化的，它经常为了寻找玩伴而变化。它曾在对江水位祈愿的文面女，透露过一个秘密：

“我原先有五个伴，第一个在空中，成鹰飞走了；第二个在山林，成豹奔走了；第三个在水里，成鱼游走了；第四个在地下，成泉流走了。只有啊，这第五个盘在江水中，倒曳着星空。”

当然，自然也护卫着这个秘密。当我见识过这些古老、隐秘、质朴、深邃的时光密码后，我也就更加明白——它们，以及它们背后的人类，是如何借助一条江的力量，千百年来，给万物命名，并与之和谐共生。

独龙江

段爱松

三

第二次到达独龙江，一碧如洗，难得的好天气。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上，薄薄的云雾，被晨光慢慢束紧。

不知从哪里，忽然飞来一只鸟，从迪政当到雄当，一路尾随我们的车。

向导小白似乎看出了我的疑惑，说：“别看它小，这可是我们这里最好听的鸟，名曰独龙鸟。”

隔着玻璃车窗，我极想看清这只鸟的模样。但它像是了解我的心思一样，忽而左忽而右，忽而上忽而下，不紧不慢，不远不近，就是让人无法看清楚。

秋天的独龙江，和夏天看到的大不一样，轰隆隆的流水声，像是在给这只调皮的独龙鸟加油鼓劲。

小白又指着担当力卡山，大声叫道：“快看快看，那只熊，还带着两只小熊哩！还有那边，扭角羚……”

我看了看，又侧转身，竟看到另一边，有什么远远地蹲在江边一块大石头上，正死死盯着我们哩。

“云豹！云豹！”小白也跟随我转过头来，激动的声音，在山谷中久久回响。

雪花落在大熊厚厚的皮毛上，雪花落在扭角羚尖锐的角上，雪花落在云豹梦幻的暗斑上……雪花落啊落，落在独龙江沿岸森林总数的哺乳动物身上。



鸡冠顶丁香，在11、12月份，结满淡紫色的哀愁，就像江水里依稀可辨却又难以触及的石头和鱼。

植物们的盛宴，也顺着流动的江水，在科考队员眼中，于来年向阳处，悄然降临了。

1月，倏江蜡瓣花，在白雪的覆盖下，做着嫩黄且温暖的梦。它大抵能够梦见，马帮悠远的铜铃声，一串串回荡在古栈道。

2月，光柱杜鹃，盛放着血红的花，像是顺着河谷，赤脚奔跑的少女。它记得一位独龙族姑娘，曾将自己盘戴在黑亮的发髻上。

3月，独龙菝葜的绿叶，在雌雄同株的枝干上，肥厚透亮、摇曳生姿。它被采药人收集到箩筐里，随后带到一个个温暖的火塘边。

4月，白喇叭杜鹃，伸展透体洁白的花瓣，四处探望。它被孩童们放在嘴里，轻轻一吹，春的消息，便越过崇山峻岭中的村村寨寨。

5月，独龙山香圆，将金黄且细碎的心愿，一点一点，抛向空旷的山野。它的心愿，有着金属般的回声，它一直鼓足了劲，朝向东方。

红花岩梅，顺着独龙江畔的大地攀爬。那娇艳欲滴的胭脂红，映衬着科考队归去的足迹。

这是1991年6月的某天。

李恒心中，装满了沉甸甸的收获，更盘旋着8个月以来，鸟儿一路闪亮的啼鸣。

一定

陈跃

或是小镇，或是县城
一定有牵引视线的炊烟
能够形态完整地在天空游弋
而大地在等待丰收降临

一定有河流
一段没有水泥驳岸的河流
它们随时可隐入地下
随时隐藏自己的秘密

一定要有傍河而居的人家
男人和女人，和锅碗瓢盆的
合奏声，庭院有水
随时赠予敲门解渴的人

永远有生活的动力
允许山水阻隔，思念绵长
一定要留下回首一笑的心情
顾盼自己的身影

我的家乡河南焦作是座煤城。我从小就和煤打交道——跟着姐姐沿着铁道去拾火车颠簸下的煤。鸡叫头遍，眼半闭半睁睡在姐姐身后，沿着铁路线一路拾煤，而且还得支棱起耳朵，随时听火车的动静。待天光大亮，我和姐姐已拾满一篮子煤块往回走，这时会迎头碰上那些拾煤的娃娃们……

那时候的焦作城不大，只有几条柏油马路。拉煤、拉石料的大货车特别多，它们轰隆隆疾驰而过，扬起的灰尘久久不落，来来往往的人们，脸上都跟没洗干净似的。我们拾煤归来，小脸都黑乎乎的。娘会弄一大盆水，一个个地给我们洗脸、洗手。

不知不觉，煤挖尽了，但城市还得发展。人们越来越意识到环境的重要性，昔日采石的山上，竖起了一根高约20米、重达10吨的不锈钢弯针，取名“缝山针”，山下还建了缝山公园。“缝山”是一种艺术表现形式，它告诉人们：大山和人一样也有生命，它的伤口也需要缝合，而保护自然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。

丹江水“南水北调”入京，流过焦作。我

孙犁先生曾说：“如果说我也有欢乐的时候，那就是童年，而童年最欢乐的时候，则莫过于春节。”我想，自己童年最欢乐的时候，也是过年。那种年味，大抵千万次回味，仍是意趣无穷的。

我上世纪60年代出生，在湖南长沙，童年的春节大多是在长沙过的。刻骨铭心的记忆有三：氛围、美食、嬉乐。快过年了，大街小巷都弥漫着轻松、喜庆的气氛。尤其过了小年后，这种氛围更为浓厚。此时，大人们更忙碌了，但心里想的、手头忙的，大多与过年相关。似乎人类在提示自己，一年中最重要的大节要来了，所有烦恼忧愁到时都会烟消云散的，开心起来吧，好日子就在眼前。尽管人们脚步匆匆，但脸上都洋溢着愉悦，脚下带着轻盈，手上挟着欢快。

年前各家忙的，不外乎，买、烹等几件事。首先是净。家家都会“扫扬尘”，用旧报纸做个纸帽套在头上，把鸡毛掸子捆在竹竿尖上，仔细把墙上、屋顶上的灰尘、蜘蛛网扫下来，把柜顶上的黑灰抹干净，把窗户玻璃擦得两面光。接着是洗，先洗蚊帐，两个人小心翼翼把蚊帐取下来对折，到室外掸灰，再放进大木盆中穿着雨靴踩洗。接着，再拆洗被子床单和外衣外套。倘若赶上好天气，则会全家大小齐上阵，把所有应洗之物统统用木桶装起来，挑到湘江边洗涤。被子床单洗

的干娘家在西王褚村，工程项目经过她的家，当初拆迁的时候，她满是不舍。她被安置在离原住处最近的一个居住区，住在一楼，每天都喜欢坐在门外看风景。后来，跟院子里的老人们聚在一起聊天时，干娘说，还是现在好，吃得更好、住得更安逸了，还能喝上甜甜的丹江水，比过去喝地下水好多了，那时候烧

煤城之变

马万里

水，壶里会结厚厚的水垢。

南水北调的大渠化为焦作的“穿城河”，于是就有了一座座美丽的桥。岸边建了绿化带，建了众多公园，还有南水北调第一楼等，留住了文化，留住了乡愁，也留住了焦作的根。

清晨，霞光洒在波光粼粼的水面上，城市在河水的律动中醒来。每天早上我都去看这

完，用米汤浆一下，既雪白亮眼又挺括整洁。一次大扫除殊非易事，家家倒也乐此不疲。

接着是买。各户采购的东西比平常丰富多了。跑粮店买米和面条，还有过节特供的富强面粉和糯米；食用油除了茶油菜油以外，每户还可购几两麻油；到肉店买猪肉、板油和鸡鸭鱼，有时还可买到猪肚猪肝；去南食店买瓜子花生、桂圆红枣、墨鱼干和小点心；进百货店扯几段布，运气

好碰上打折的“尾巴布”，便毫不犹豫多扯几尺，给孩子们添套新衣裳。还有必不可少的一件事是，到煤店买一板车煤粉，回来再搅拌均匀一筐黄土，用自制的做煤器打藕煤。长沙人最忌过年“冷火秋烟”，藕煤备齐了，备足了，码得整整齐齐，过年炉火旺盛，人暖菜香，来年便日子红红火火。

过年前好些天，已可见每家门口窗面都高高挂着腌熏过的腊肉腊肠腊鸡腊鸭，家景好的会晾晒上满满一竹竿。腊味色泽金黄透亮，不仅是美食，也像是艺术品，攫取着路人的目光。有的家庭，还会做一大盆甜酒（醪糟），用糯米蒸后放曲发酵，两三天后沁甜的米酒便酿成了。我家有

条“穿城河”，攒了一肚子的心里话想对它说。站在河边打趟太极拳，衣袂飘飘，浑身通泰。打完拳，还会绕河走一走，在河边吊嗓子，就连歌声都比以前甜润了。夜晚，华灯初上，明月高悬，沿岸的景观灯把一条河映成了神秘的蓝色。岸边高楼林立，灯火温馨，全是暖暖的烟火气息。三三两两的人们绕着健身步道慢跑，风儿携着水的潮润和花草的清香扑面而来，让人心情愉悦。

这些城市，因为多了这条河的浸润，便多了几分灵气，多了可资赏鉴的美景。我这一生不仅有铁道、煤、火车伴随，还有一条大河从我家门口流过，我夜夜枕着它的音符入梦，享受着它甘甜的润泽。

煤城的灰尘扑面已成为历史。如今的焦作城也绿了，水也清了，浸满了诗情画意。



年味隽永

定之

时会借邻居的石磨做米豆腐，大米磨成米浆加碱煮开后冷却，便成了橘黄色的米豆腐，凉拌或做汤都能让人胃口大开。米豆腐做好后，一块块切得四四方方，分送左邻右舍。年三十的前几天，各家烹煮散发的香味关不住，拼命从门窗缝里挤出来。这时，往往整条街道、整个巷子都飘着浓郁的香。年夜饭常见的菜品有红烧鱼、蒸腊鱼腊肉、酸菜扣肉或粉蒸肉、桂圆红枣蒸鸡、肉丸肉皮蛋卷一锅炖的大杂烩、油豆腐烧肉等。大年夜，满满一桌美味佳肴摆在眼前时，那种幸福感无以言说，接下来便是心无旁骛、大快朵颐。

临近长沙的浏阳是举世闻名的鞭炮之乡，除夕晚上花炮声此起彼伏、一浪胜过一浪，深夜12点时更是震耳欲聋。当天晚上，人流如潮水般涌向市中心，璀璨的礼花在夜空中绽放，人们欢呼雀跃，尽享“燃情”时光。孩子们更是成群结队放鞭炮。

长沙拜年的传统是：初一儿子给父母拜年，初二女婿陪媳妇回娘家拜年，初三初四邻居和同事互拜新年。于是，初一初二，各家陆续团聚，开饭时炸响鞭炮。过了初二，便外出给亲朋好友拜

年。出门打招呼 and 进门见面讲的第一句话必须是：“恭喜过个热闹年！”主人一般会泡上一杯热茶，摆上瓜子花生、麻糖雪枣等几样小点心待客。有的人家会冲上一杯热乎乎、香喷喷的芝麻豆子茶。这种茶饮炒熟的芝麻黄豆，撒上姜末和一点点盐冲泡，在寒冷的冬天喝来别有风味。有时也会端来一碗甜酒余鸡蛋，喝一碗，的确是暖在心头、甜进心里。没过元宵节，年就没过完。大人上班后，同事间同班组的同事可能还互相走访拜年，有时轮流在每家吃个便饭，也可品尝不同的地方风味。这顿家常便饭，仿佛是一种释放、一次蓄能，过去的都过去了，新年携手加油干。普通的人把日子过得活色生香，平凡的人们彼此温暖，共赴美好的新生活，这就是中国传统新春佳节的滋味，也是她的魔力、魅力、吸引力所在！

有人说，现在年味淡了，不像过去吃嘛嘛香。在我看来，这是因为当今物质丰富、交通通达、联系便捷，平日里的吃法、玩法均非过去可比。赶上了好时代，天天像过年，甚至比过去过年还好，衬托得年味也没有那么特殊了。只是回忆儿时过年，仍然“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”。这滋味里氤氲的不光是杯盘碗碟中的特殊滋味，还有不一般的温馨、温暖和温情。

金牛翠舌

王千

我常常在梦境中听到独龙江流淌，那是一种来自雪山遥远的记忆与召唤。

2019年，当我第一次抵达云南怒江的独龙江乡时，一道别样的景致，令我震颤！

高黎贡山，层峦叠翠，像在左边奔跑；担当力卡山，巍峨耸峙，似在右边追赶。贯穿其间的独龙江，宛如一块巨大的翡翠，几乎静止不动，却又在两纵山脉的托举下，蜿蜒飞翔。

那是一个夏天，但高黎贡山和担当力卡山，那些延绵的险峰上，星罗棋布的皑皑白雪，依然我行我素，在天光的照耀下，自由穿袭，像是追逐着什么，更像在等待着什么。

是的，当我到达孔当独龙江岸边时，这些积雪的脚印，早就在此等候。它们闪烁流淌于我的脚下，不动声色，就漫过山川大地，并在天光的折射下，化翡翠为宝钻，不停变幻出数十种色调。它们透过我的视线和呼吸，化为恍兮惚兮的梦幻秘境：

“听到我叫你了吗？”高黎贡山，似乎在东边问。

“瞧得见我找你吗？”担当力卡山，隐约在西边说。

徐徐而逝的独龙江，依然保持沉默。而在另一个季节里，那些被巨石截挡的血液，裹挟着泥沙枝叶，荡漾着日月星空，正沿着河床咆哮。

二

沿着咆哮的河床，植物们疯狂生长。1990年初冬的一天，雨雪纷纷飘坠独龙江。60多岁的女科学家李恒教授，带着科考队员，溯江而上，蹒跚且行。

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独龙江植物区系进行越冬考察。

不经意间，吃到了一道成都美食。

前年在重庆做新书分享时，有记者问我，王老师好像没有写过川渝的美食？我一想还真真是。川菜是中国的八大菜系之一，普及率高。我没有写川菜的原因，是因为我对著名的川渝火锅兴趣不大。但我知道，四川的美食不仅仅是火锅，四川的公馆菜就很讲究，颇具地方特色。在川渝一些不起眼的小馆子里，常会与美食不期而遇。比如前不久在成都金牛区，我就吃到了一道很平常但厨艺“含金量”颇高的美食。

牛舌是川菜里的常客，卤制或慢炖较常见，火锅也有涮牛舌的。我吃的这道菜却反其道而行，不是炖，而是氽，在青椒汁里余。厨师给我们介绍了制作过程，先用青椒榨出汁水，然后放入青椒熬汤。花椒是川菜里的重要调味品，我原以为花椒是青的、未成熟的花椒，因为我平常见到的花椒都是红色的。厨师告诉我，青椒是花椒的一个种类，是青颜色的果子。青椒和青椒下锅后成了翠绿的菜汤，将片成薄片的牛舌，和金针菇一起迅速下锅。于是，青椒的麻、青椒的鲜辣，化作一汪碧莹莹的汁水，金针菇如银丝般铺底，牛舌片薄如蝉翼，在沸汤里轻轻一余，迅速起锅。时间须掐得极准，多一秒则老，少一秒则生。端上桌时，花椒的香率先扑鼻，青椒的绿意缀在汤间，牛舌泛着浅粉的光泽，仿佛青山落雪后透出的霞色。

夹起一片，舌尖先触到青椒汁的清爽微辣，继而牙齿轻轻一合，牛舌的脆嫩便“咯吱”一声绽开——那是一种介于柔韧与爽利之间的力道，似春笋破土时的决然，又似嫩藕折断时的利落。花椒的麻如细针刺绣，点点渗入，却不夺味，只勾出牛舌本身的清甜。金针菇吸饱了汤汁，滑溜中带着鲜，银丝缠绕间，像是给这道菜系了素雅雅的领带。花椒的香、青椒的绿、金针菇的白、牛舌的脆互相托举，蔚然构成一道色香味俱佳的美食。

美食之妙，常常在“破旧立新”。这道菜保留了川菜的魂——辣与麻，却不同于火锅的浓烈张扬，以余代炖，让汤汁如浅溪般清透，既留住了牛舌的脆嫩，又让青椒与花椒的香气如江南烟雨，绵绵浸润。厨师的心思，全藏在火候的毫厘之间，在一幅工笔小品，每一笔都讲究分寸，绿是翠绿，白是玉白，脆是清脆，色与味皆落在“恰好处”三字上。

牛舌本是粗犷之物，经了川人的巧思，竟成了玲珑体态；青椒与花椒本是田间俗物，却在汤里化出了山水意境。创新从来不是无根之木，而是如老树发新枝，又在传统里长出现代的嫩芽。下次若有人问起川菜，我大概会从这道脆舌说起——它让我见识了川菜的另一番性情：辣得含蓄，麻得风雅，脆得从容。

好的烹饪之道有君子风范。眼前的菜，取余的瞬间机巧，让青椒之清、花椒之麻、汤汁之碧，浸润出了牛舌的爽脆。席间，我兴致盎然说出了上述言语，大家纷纷下箸，这道菜一扫而空，主人见状，又悄悄加了一盘，依然迅速空盘。我说，看来好作品还需要推荐。

主人问我，王老师可否为这道菜取一个菜名？我说，叫“金牛翠舌”如何？

